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薛琡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虔子魏

徐州刺史琡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内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寃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

問勞舊塅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不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吏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

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
琡為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酇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
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畧琡以為邢杲聚衆無
名雖强猶賊元顥皇室昵親来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
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
杲杲降軍還顥遂入洛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
此天平初高祖引為丞相長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禮遇
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

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故
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
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
死寳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
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収斂不如分為二軍相
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祖
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
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

飾但用麻為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竝不令置
琡久在省闥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
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内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
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
氏婬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逐前
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内怨忿竟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贈青州刺史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為羽

林監高祖臨晉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説之乃啓為别駕及義舉以儁為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畧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兖州刺史辛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為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

馬為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汚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尒朱王命世之雄仗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尒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軍前鋒從平葦㴐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尒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揺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

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之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一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為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為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薛琡傳父彪子○一本彪作豹

正元中行洛陽令○元應作光

竟相告列○竟別本北史俱作競

敬顯儁傳字孝英平陽人○北史作陽平太平人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二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民酋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欵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䑛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為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尒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欵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

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為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時當世推為名將興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世為渠帥魏時擁衆内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寛仁有武畧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為梁王遂奔尒朱榮以為别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為渭州刺史侯

莫陳悦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悦元時助悦悦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為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来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埿女婿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

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金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

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
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有口辯
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
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
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戸數萬
來奔高祖上豐為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
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

執手嗟賞入為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来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為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為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為亂以孔雀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尒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畧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為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為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

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来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絶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勢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

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諂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良家以為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尒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閬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為大行臺郎中從尒朱天光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為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畧不相及其不顧恩義

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可朱渾元傳遣平陽守高嵩〇一本嵩作崇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𢐦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歳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

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令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歴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禄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兾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税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兎

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説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寛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

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彧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

家為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

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之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為婦德以能妒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

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婦異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每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以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者人部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

賞格以擒姦盜行與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請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皆有滿制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聞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鄉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棄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

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宫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

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甞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言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文襄甞問之曰

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暐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暐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辯宗録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宫門外駡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既

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姪避尒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

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録尚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

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彦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絶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强

北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兹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元斌傳頗為齊文襄愛賞○臣範按本書於齊文襄不應稱齊

元韶傳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臣範按此疑有外誤北史云為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云云兩史情事互異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二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

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

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閒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為東郡太守以贓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

保時邢邵為少師楊愔為少傅論者為榮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内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督厲將士捕斬渠帥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偉俱為聘梁使主湛

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歳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為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夤引為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為從事中郎徵至洛時勑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

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
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
為錄議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
初世宗用為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
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
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為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
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為形
容高相作何經畧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

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畧不世畜銳覯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髙陽内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咸以為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猛獸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髙祖東廵郡國在

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孫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為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籍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
冀州司馬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寘
樂道不闗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
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
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
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

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温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絶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女妻穆提婆子懷廆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

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彦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為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為實録瑱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介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㥄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

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魏中書令父道昭魏
秘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釋
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兖州
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闇伯夷之風
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兖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為兖
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

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
怒曰何忍欺使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
境内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
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
而寫得當時以為絶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
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
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
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

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䕃女王坐受道䕃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䕃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

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李渾子湛渾與弟繪偉○北史偉作緯

李渾弟繪河間守崔諶○北史諶作諶

李渾族子公緒又撰質疑五卷○北史質疑上有禮字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為北州

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後臨光州啓暹為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説之以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卲甚見親重言論之際

邵遂毀暹世宗不恱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

公少留暹曰適受勑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罷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為定州長史佐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吾對門

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强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為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

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堦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為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已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

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為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宴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寶蓋讚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

權會敎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喜擢奏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

則負土供役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鏁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為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妨常山王私謂

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顔内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温良清謹有識學少歴職為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内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

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人父顥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為開府叅軍知管記事甚相

親狎高祖又擢為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黄門侍郎世宗
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
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勲將等以纘戎事重
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决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
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
天文圖識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
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

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勲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為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帝譬如逐兎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强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
斅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
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彦深楊愔等岳
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
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
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
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敎汝又説者以為昔周武王
再駕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悦徐

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隂陽緯候必宜五月應
天順人德政亦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
讓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
政又録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
并密書與楊愔大畧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
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㥄度支
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
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

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趙彦深入通奏事魏孝静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

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静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静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為去楊愔對在北城别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静帝於是下御座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賛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賔所司尋奏請發魏静帝曰人念遺簪敝屨欲與六宫别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别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

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魏静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為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悦又

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鍼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

三指帝怒不觧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氊轝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寳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讐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昻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昻年七

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畧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為開府長史時勲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為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

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為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為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經手歷目知無不為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

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勑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啓聞昂奉勑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勑之後彌自警𢯱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讐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

帝召昂於御座前謂曰舊人多出為州我欲以臺閣中
相付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宫帝指昂及尉
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
復侍讌金鳳臺帝歴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
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
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歴思
羣臣可綱紀省闥者唯與卿一人即日除為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
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日即拜為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
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
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
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
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昂
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

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

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崔暹傳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北史作眭仲讓

高德政傳父顥○北史顥作顥

山提以五月至鄴○臣荃按下文有六日七日八日諸文蓋史家因受禪大事故特書日以謹之則日誤月明矣

崔昂傳又奏上横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北史作三十四條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　昕　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苻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

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為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牀今為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人獨為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

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為元羅

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戸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絶帝愈怒乃下

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禄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徵為觧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敎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摇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昕母清河崔

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籍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
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
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
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
絶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
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
府功曹史晞顧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

犖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猘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顧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説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

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徳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寛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禄位當亞

吾弟若苟使廻邪致相詿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
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
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
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
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
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
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
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

强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

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刄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

王曰天下喋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
十㑹醉卧得鮮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
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
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宫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
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
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
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

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勑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

猷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廹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肸蠁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

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
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
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
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别握晞手曰
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謡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顧
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
尋述杳言王曰若内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
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

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謡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畧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懐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勑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録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

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勑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勑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

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
鑾駕廵狩為復可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
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齊帥裴澤主書蔡暉
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
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
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
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黄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

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塡閭未甞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顔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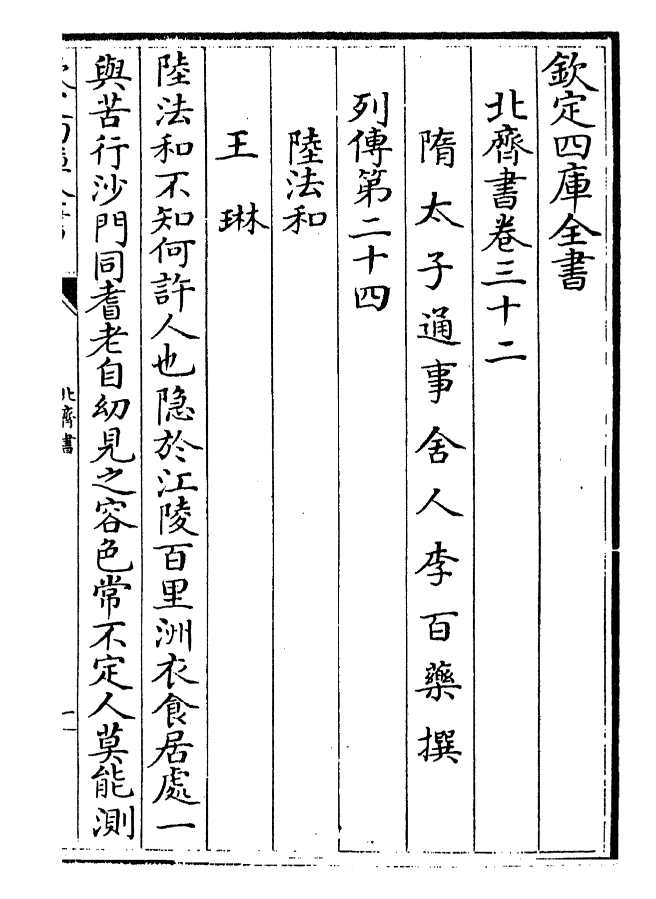
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王昕弟晞帶常山王演友○一本王作公臣塋按孝昭紀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神武在時孝昭並未封王作常山公為是但史家多有追敘之文王字義亦可通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

也或謂出自嵩高徧遊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

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
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
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
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
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
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
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
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揔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横之以鐵鏁武陵王紀果遣蜀兵来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揷表令掘之如其言又甞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

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黿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虵頭来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来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鮮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

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

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

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鎚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霆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揔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為散騎常侍儀

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虚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為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

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

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馬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别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

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荆州稍遷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

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黄羅漢太府卿張載
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
黄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讐故
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
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
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
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鏁琳送
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

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

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顧長坐
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㬊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
鎮嶺南梁元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
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為梁元舉哀三軍
縞素遣别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
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
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
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

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於魏求其妻子亦稱臣於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

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廵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廸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羊鶱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

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於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

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

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
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
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
又增兵仗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
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
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
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
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

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愼勿輕鬭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

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
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
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
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
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
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
寧公琳洛濵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

亂之辰摠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彦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緼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遘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愽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賔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流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洍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

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於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

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来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二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

陸法和傳宋莅爲郢州刺史○文宣紀及慕容儼傳俱作宋蒞

舍人羊慤游詮之等○南史作辛慤

瑒早遷末席○一本席作僚又有預參下席四字

北齊書卷三十二考證